

玻璃與殺人犯

我已經忘記什麼時候皮膚表層多了一層玻璃的。

身為人類的記憶停留在學注音的時候，之後大概是因為童年失憶症全無印象。有記憶的時候皮膚已變成了玻璃，然後慢慢向內侵蝕，在血管之中湧動、低語，嚙咬出細碎的傷，癢癢的。

後來我才發現，玻璃表皮不是像青春期一樣每個人都會經歷的現象。自此，我開始活的像個間諜，鬼鬼祟祟的藏在人群裡。

說起童年失憶，我們也很難界定人究竟能清楚提取幾歲之前的記憶。

是什麼時候，我與母親的擁抱之間多了空隙，不再是胸部緊貼的充實感的？

那我又是什麼時候我漸漸被玻璃同化的？

我乾瞪著椅子旁的點滴架，整個視野浸在玻璃中。

“ ” “ ” “ ”

「清嫻，下午考甚麼啊？」

「美術跟音樂，不用準備啦，我們已經從期末考解脫了！」

「你小心被當……葉昕你掛在欄杆上幹嘛？不髒嗎？」

「就很煩不想考試……我不做人了，JOJO！^{*註一}」

葉昕邊說，邊燃燒鬥志似的舉起右手往前指，又無力地垂下，手重重的敲擊金屬欄杆，發出清脆的玻璃碰撞聲。

「那就和我訂下契約，成為馬猴燒酒^{*註二}吧！」原本在科技冷漠的魏婧突然放下手機大吼。

大吼完的魏婧突然意識到什麼，也無力地掛在欄杆上：「但是從從期末考解脫就要進入學測地獄欸……」

頹喪踐踏原本日常的氣氛，三坨會呼吸的肉於是攤在走廊的欄杆上。

陽光很燙，在一樓草地上燒穿一個一個亮黃的洞。

哈啾。冷氣房跟室外的溫差讓魏婧打了一個噴嚏。

我妄想著這種日常能夠持續。

「我沒有要跟你們一起考學測。」

嘯。後門被風搨了一個巴掌。

「葉昕？你？為什麼？」魏婧聽起來很吃驚，但我感覺還好。

「憂鬱症，休學。」

「有憂鬱症的不是清嫻嗎？」

「魏婧你不要講那麼大聲啦會被聽到。」我驚慌道。

「沒有人啦你怕什麼。葉昕妳爸媽知道了嗎？」

「我媽反對，我爸還不知道。」

然後空氣裡只剩六月的味道，溼溼熱熱的，很悶。灼熱感慢慢爬上市膚，一點一點地刺痛沉澱在玻璃的低語中。

「為什麼不能講很大聲。」說話的是葉昕。

「幹我真的不懂為什麼要這樣遮遮掩掩！我就他媽夠痛苦了！我媽不告訴我爸，也不准我提，到底為什麼？我真的覺得很受傷，為什麼休學是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情？許清嫻你應該懂啊你到底在遮什麼！」

「清嫻？」

「喔抱歉，你剛提到所以，呃，我突然在思考，呃.....」

「你根本沒在認真聽吧。」

頓了一下，她又掛回欄杆上不講話，看起來是在生悶氣。

「為什麼我們會變成這樣呢？」為了緩和氣氛我尷尬地開了話題。

「因為痛苦是存在的。」還好葉昕有回我，看來沒有真的生氣。

「那為什麼會痛苦呢？」

「你怎麼突然想成為蘇格拉底了？每個人的原因都不一樣吧。」

說的也對。

如果是我的話，應該是因為理想吧，所以我還在這裡，沒有休學的打算。

給自己不切實際的期待，然後逼自己去完成。聽起來很暴力、很簡單，但過程省略了焦慮、哭、自殘、嘔吐跟 OD (Overdose)。

「如果是你的話，應該是理想吧，所以你還在這裡沒休學。」葉昕說完，越過了欄杆。

嘯。

玻璃碎掉的聲音。

尖叫。

議論。

魏婧的眼淚。

「沒事，她沒摔到頭，而且四層樓而已，七層以上才比較容易死。」我說。

草地上的人群終於搬來了輪椅，護理師正在確認意識，沒有人敢動。

「靠杯許清嫻你為啥那麼冷靜？跳下去欸？死不了他為什麼要跳！幹我要被嚇死了幹到底三小啦！幹超突然的幹！」

「這樣他爸媽就會同意了吧。不裝做自己瘋了就不會有人覺得你真的瘋了。」

那是玻璃開始碎裂的信號。

“ ” “ ”

葉昕的照片在討論板上燒著。

『他手上都是刀痕，原來貴校也有憂鬱八九猴嗎？』

『聽說沒死，骨盆骨折而已』

『我也曾經想自殺，但我走出來了。儘管全身是傷，不一定會好，但我仍然努力活著。所以希望你也可以好好活著！等你變得更好的時候，就可以一笑置之了！』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講葉昕。

那些正常人和自認痛苦的人到底有什麼資格講葉昕。他們沒有倒在地上發著日夜顛倒的呆，沒有對食物失去欲望，沒有打開喜歡的影片卻覺得噁心，沒

有被玻璃侵蝕過；他們甚至還活著沒去自殺。「走出來了」，這是笑話吧，痛苦是走不出來的。

它像異位性皮膚炎一樣，一直在那裡：偶爾發的很嚴重，手肘內側的抓傷和皮屑像兩天高架橋上的煞車燈，密密麻麻的；然後突然好轉，直到你快忘記它的時候又再發起來。

它不會結束。它的終點只有自殺，里程碑是自殺未遂。

噠噠。通知聲。

『請你來數學辦公室一趟。若有不舒服一定要讓我們知道，讓我們周邊的人當你的垃圾桶、加油站，別一個人默默承受，我們都希望快樂自在哦。』

（是班導的訊息。因為知道我有在跑輔導室，常常傳訊息關心我。）

幹嘛？發生.....什麼事了？他在偷聽我的心聲嗎？還是葉昕的事？

他叫我過去，是、不是要下、封口、令？現在葉昕出事、學校上頭會施壓給她，我一定在他的危險名單上，好可、怕他，他想，他想幹嘛，他想幹嘛？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有、問、題。誰在看我？刀、刀子、刀子在哪裡？帶著、帶著好了，帶著。是不、是有人在、看我？

等等。我怎麼可以這樣想？

可是她有加害我的嫌疑，不行，不可以懷疑直覺。

但她會做這種事嗎？是不是我想太多？

不對，這是防身用，為什麼要幫她找藉口。

「許清嫻。」

玻璃碎裂的聲音。

我的左手手掌落到了地上。

「嗯？魏婧，怎麼了？你如果找我有事要等一下欸，班導找我。」

「不要假笑，放回去，我看到了。」

「什麼？」

「放回去。」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沒理他，衝出教室。

這件事情不能被別人知道。

「葉昕下學期開始休學一年，因為你是她的好朋友所以先告訴妳。」

「嗯。」

「聽說妳當時在場，不要太自責。如果有事的話都可以跟我說。」

「嗯老師我很好，沒關係的。」

「暑輔期間輔導老師不在，如果你有需要談話可以找我，我五點前都在辦公室。」

「老師我真的沒事，真的沒有關係。」

不要再問了不要再問了不要再問了不要再問了我真的很好我真的很好。

「你狀況還好嗎？」

「很好。」

「那就好。就這樣吧，妳可以回去了，然後這個送妳。」是一包小熊餅乾。

「謝謝老師。」

玻璃碎掉的聲音。

我的耳朵掉到地上，撒了滿地的碎片。

“ ” “ ”

「看起來焦慮和憂鬱壓不太下來，睡眠其實也有點問題。我們再加一顆藥來改善你說的手抖的問題，那是高血壓的藥，但在身心科這裡是用來改善手抖跟焦慮的。然後我們多加一顆樂心錠，新的藥妳可能要適應一下。還有贊安諾多一顆晚上的，就是粉紅色橢圓形那顆。」

這樣一天就要吃十一顆藥了。

「下次回診一樣一個月後，幫妳約九月一號喔。」

「好的，謝謝醫生。」

我不喜歡醫生。醫生給人的感覺太親切了，有點像班導。

我也不喜歡吃藥。藥名聽起來都在祈求病人好轉，但那只不過是童話故事裡的劇情。

不過我很喜歡醫院。

消毒藥水的味道在空氣中纏繞。

速度調慢的電扶梯擁著一樓角落麵包店的香氣。

ADHD 的孩子亂跑尖叫，黑眼圈護理師被無理的病人狂躁地質問。

家屬平心靜氣的理解病人的狀況，但從他們尖銳又無知的問題就顯現出他們始終無法理解。

醫檢師忽略平行的暗粉色刀痕幫病人抽血。

急診室裡吊著點滴的病人是玻璃做的，但不知道為什麼看起來很新，沒有裂痕。這樣還需要吊點滴嗎？我的左手和耳朵都碎掉了，他那麼完整為什麼會需要吊點滴？

白色巨塔裡住著一群修人的人匠和一堆壞掉的人，生老病死被消毒藥水抹去，留下一線凝成事實的空想：好像可以活下去的希望。

加藥後第二天，我難得讀書、更難得出了門，在咖啡廳邊吃早餐邊背單字，但專注力完全無法集中，進度非常緩慢。

早餐買的是青醬野菇磚壓三明治，我的最愛。可是盯著烤的金黃吐司的我卻毫無食慾。咬了一口，麵包和青醬卻有一種很噁心的口感。用味同嚼蠟有點抽象，你有吃過衛生紙嗎？就是那種口感跟味道。

『人類食物吃起來味道很反胃，妳是喰種^{*註三}嗎？超好笑而且妳在咖啡廳。』

『喔對妳不看動漫幫你解釋，喰種只能喝咖啡跟吃人肉。啊.....葉昕休學以後我講這些梗沒人會懂了，感傷。』

『我已經吃十五分鐘了，準備咬第三口。』

『妳跟吳子琪一樣是要揪團成佛嗎？為什麼突然這樣，副作用？』

『我不知道欸查一下。』

【常見副作用：口乾、噁心、厭食、震顫、失眠。】

『有欸，有厭食。』

『我也查到了，會持續到發揮效用為止，大概兩個禮拜。欸但你還是要吃飯喔，不要到時候餓死，開學我們班少兩個人我會很孤單。』

『等我一下，我覺得我要吐了我去一下廁所，先下線掰掰。』

噁。

噁噁噁噁噁噁噁噁。

咳，咳咳，咳咳咳，咳。

胃酸也出來了，喉嚨燒了起來，害我一直咳。

結果我努力吃了的三口三明治現在在馬桶裡，水面上浮著幾團淡綠色跟米色的食物糜，馬桶壁上也掛了幾點看起來原本是麵包的渣渣。

玻璃碎掉的聲音。我的右腳也斷掉了。

加藥後兩個禮拜，我躺在沙發上發呆。

時間是大概抓的，現在記憶力變很差，不太記得大概過了多久。

樂心錠蠻有效的，憂鬱差不多被壓下去了一半。但很明顯食欲、性慾、睡眠欲和活動的欲望減低，每天都窩在沙發上發呆。

原本蠻沉迷於網路的，最近卻連打開手機都覺得很乏味。

「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必定為你開一扇窗」，可笑的是，開的那扇窗是殺人的慾望。

這是吃藥的結果，把人從爛的徹底變得意志消沉，是藥廠和醫生得出的結論：四十分雖然沒有及格但好過十分。但那總歸是靠著增加血清素濃度，不是把大腦拉出來洗一洗，病態的思想還是沒有消失：每天就是躺著，思考對象、路線、殺害手法、虐屍、毀屍滅跡、自殺手法，然後不停修正計畫。

等等，這樣赤裸的自白，會不會有人在聽我的心聲？沙發底下有人嗎？

沙發底下沒有人。那在哪裡？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我好害怕，是媽媽嗎？她會監聽我吧？還是其實家裡也有監視器？

我、我會成為一名工程師，我美工刀都丟掉了，我有按時吃藥，我有在讀學測，我週末補習班的週考已經讀完了，我沒有亂想，我在學校跟同學的關係都很好，我的作息都很正常，我沒有私底下跟朋友出去，我狀態很好，我有做到你的一切要求，我感謝妳為我做的一切，我很愛你，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玻璃碎掉的聲音。

我的鼻子跟眼珠子碎在地上。

“ ” “ ” “ ”

刀子太鈍，我的力氣也不夠大，刀尖只有約莫三四公分沒入血肉裡，汨汨的深紅沾滿了鈍化的銀，一簇一簇的結晶成痛、爬到黑色的刀柄上。我可以感覺的一條不屬於我的體溫溜過我的指節，很慢、很慢的滴下去。

她在尖叫，手胡亂的揮、企圖掙扎著推開。但我力氣真的不大，差點一個不穩向後摔了去。於是我旋轉了刀柄，疼痛在她的瞳仁中爆炸，爆炸聲從他的喉嚨傳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看來一刀是解決不了的。第二刀。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第六刀。第七刀。第八刀。第九刀。第十刀。

痛覺慢慢的侵蝕了她的神經，掙扎的力道越來越弱，呼吸聲似被掐住一般、帶著空氣通過裂縫的尖音。

好興奮好興奮好興奮好興奮好興奮好興奮好興奮好興奮。

我費了許多力氣搬起側方的椅子，不斷的往他頭上砸、一直砸。直到他的

喔咿喔咿喔咿喔咿喔咿。

醒來的時候人好像在救護車上，旁邊坐著急救員，年約四十，看起來有點年紀但皺紋不多，長相粗獷。

為什麼要叫救護車，我這樣不就是在浪費社會資源嗎？

「小姐，知道自己是誰嗎？現在在哪裡？」

「許清嫻。在救護車上。」

「記得昏倒前做了什麼嗎？」

「在廁所嘔吐，然後突然很暈，出來求救完就暈倒了。」

「你媽媽坐在前座，我們現在準備往中國醫駒。啊妹妹你手上的傷是剛剛弄得嗎？」

「嗯。」反正到醫院媽媽都會發現的吧。

「妹妹啊！你這個年紀是因為讀書壓力嗎？哎呀讀書不要太認真啦，平常要多休息，事情不會變太糟糕的啦，免驚啦！來妹妹我們到醫院了準備下車了喔！」

他的口氣跟想法聽起來就像個正常人類，活在沒有玻璃的世界裡。

媽媽在跟醫生講話。我被推到急診室裡一處空地，離病床聚集的地方有點遠，護理師也不在這。一個醫生經過我看了我一眼，推了推車過來幫我包紮傷口，又抽了一張衛生紙蓋住我的眼睛，然後推著推車離開。

「許清嫻。」

媽媽的聲音在病床右邊，有點鼻音。

「醫生說昏倒是姿態性貧血。然後等等要去打破傷風。」

「嗯。」

「你為什麼、又要這樣……你為什麼都要做這樣的事……你、你刀子哪來的，上一把我不是收走了嗎？」

她的聲音夾雜著抽泣聲，我把蓋在眼睛上的衛生紙拿給她。

「你知道你小時候都不會這樣！你小時候根本是天使，到底是什麼讓你變成現在這樣！是同學嗎？還是網路？我不是叫你不要亂看一些沒營養的東西嗎？」

「你為什麼都要這樣……」

我又害她難過了。

玻璃碎掉的聲音。我嘴唇以上的頭好像裂開了，但我看不到。

：這不是你的錯，是她的問題，是她太脆弱又太自以為是。

誰？

“ ” “ ”

「欸許清嫻，等等晚餐要吃什麼？」

「不知道。還有一節課欸。」

「哎呀先想啦，每次都想好久。」

「……」

「不講話，你心情不好駒！抓到！吃東西才會心情好啦！趕快想晚餐要吃什麼就可以望梅止渴，心情會好很多。還是那個奇怪的聲音又出現了？我有看

到妳小帳限動寫的，還好嗎？沒事啦吃個東西就會好啦！」

：她懂什麼。她怎麼覺得你吃個東西就會好？

你到底是誰？你為什麼突然出現？

：不用知道我是誰，而且我一直在這裡。別提了。她就是這樣，她跟葉昕不一樣，她沒有辦法理解，她活在沒有玻璃的生活裡。

所以呢？她是正常人，會怎麼樣嗎？有必要分清楚嗎？

：妳討厭她對不對，妳討厭不用面對這些的人。

我沒有。

：妳知道我討厭你什麼嗎？一是你從小到大每次都嘴硬，二是你太脆弱。

：妳不適合當面對世界的那個人。我可以幫你。

我不要。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許清嫻？妳發什麼呆，晚餐到底要吃什麼？」

「不知道啦哈哈我沒有怎麼樣啊哈哈哈哈哈。」

「北七那妳笑屁喔！」

「沒事啊？怎麼了？這麼靠近我不怕我嗎？」

咖咖咖咖咖。

「幹！許清嫻妳要幹嘛！幹嘛拿美工刀！」

她的聲音很大、很大，在班上的人都看了過來，好幾道視線燃燒著我的淚腺。我好像在哭，視野一片漫漶，看不清魏婧的五官。

我趁還沒有人靠近我的時候刺向她的腹部，她往後躲的同時踢到同學放在地上的書包，摔在地上恰巧躲過了 my 攻擊。

怎麼可以這樣，她應該要死的啊？雖然對象不一樣，但應該跟我想像的一樣啊？

剎那間我的手腕突然吃了痛，沒握住刀，吳子琪突然把我往後拉、架住我。

「放開！」

「魏婧妳沒事吧！」

「我沒事，跌倒而已沒受傷。吳子琪我陪妳，趕快送許清嫻去輔導室，她平常不會這樣，我覺得應該是多重人格之類的。」

輔導老師看著我。

「我知道妳的狀況。妳的醫生上次有聯絡我，告訴我妳大致的病情。」

「在我問妳問題之前，我先告訴妳對應的措施。我會向上通報，學校會開個案會議討論妳之後要不要請假，妳的醫生也會到場。然後我會連絡妳的媽媽。這些是必要的程序，我希望妳可以體諒。」

「我才不在乎哈哈，你不要以為說幾句話我就會被感化，那是在文學世界裡才會發生的事。」

「看著我。」

「妳可以告訴我真實的情況嗎？」

玻璃碎掉的聲音。我只剩下半張臉和脖子。

「這裡沒有錄音，角落監視器也沒有錄音的功能，妳可以告訴我實話

嗎？」

「我……」

後來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下眼瞼跟眼球接觸的地方卡著澀澀的觸感。

「對不起……」

“ ” “ ”

那之後學校要我請兩個禮拜的假，但因為剛好卡到中秋連假，所以事實上沒有曠掉太多課。

「清嫻，我們以後不要吃藥了，以後你每天早晚吃維他命 B 跟鈣片。一定是藥讓你的狀況變糟，我看網路上說缺乏營養素會導致憂鬱。」

「那是醫囑……」

「清嫻。」

她看著我，眯著眼笑，呼吸聲震耳欲聾。

「……好。」

我無聲的吸了一口氣，放下了腦中的一切聲音，幻想自己成為一個天真的人類幼童。

「然後請假的這兩個禮拜，你還是要規律作息，早上我們一起去公園散步，吃飯也要多吃一點。」

「好！小時候也常常去公園散步，我們可以再去吃豆花！」

媽媽的眼睛終於真的笑了，這樣比較好。

「好啊，好懷念啊，那時候你還小小一隻的。」

但世界的顏色變淡了，像玻璃一樣透明。我被玻璃擁著，無機物的冰冷在神經裡遊走，一點一點的喚回這幾年蒸發的理智與自我。

沒有藥，這幾天狀況越來越糟。

但媽媽笑起來很好看。

好看到我毀了那張臉。

我又變成這樣了。

凌晨。我從櫃子裡偷了看診後完全沒吃的藥。加上平常屯的量，算了一下有兩百零四顆。

服藥自殺的原理很簡單，就是急性藥物中毒，吃超過致死量就有機會成功，像酒精中毒一樣。

聽葉昕說，她朋友曾經服藥自殺，結果隔天躺在自己的嘔吐物裡醒來。

爸爸去看醫生時曾被要求服藥時不要喝酒，以免引起交互作用。

根據這兩點就可以得出簡單的結論：要避免空腹與藥物吸收不全，並且飲酒引發交互作用。第一點很簡單，吃點小東西墊著就好；第二點大概溶在溫水裡可以解決，或是切碎增加表面積以加快反應速率；第三點我能取得的應該只有醫用酒精（裡面應該不至於有甲醇吧？但反正都要死了失明也沒差吧。）。

但我還是少算了一步。喝下溶在溫水裡的藥時，整個喉嚨像火燒起來似的，食道的玻璃被一點一點溶解、破裂的碎塊扎著肉，潰瘍出白色的爪痕。

不能停，不能停下來，還有一百五十顆。剩下的藥我只有切成一半、沒溶成水，一整把的藥通過喉嚨，化學香蕉香精的味道在舌根打滾，伴著在胃裡翻攪的噁心感抽搖著。沒完沒了的無力感掛在眼皮上，昏昏沉沉的不知道重複了幾次才全部吞完。

玻璃碎裂的聲音。哪裡碎了已經不重要了。

沒力氣了，酒就算了吧，真的沒力氣了。

我的意識漸漸溶解成無意識的墨色。

“ ” “ ”

「小姐，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嗎？這裡是哪裡？」

女性低音的吼叫聲刺進墨色，夾雜著混濁的日光燈侵入安穩的睡眠。

「我是許清嫻，這裡是醫院。」

眨眼，日光燈消失了，我的世界再度變成一片靜默，沒有夢、沒有想像。

「小姐你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嗎？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我叫許清嫻，在醫院。」

「小姐你……」

又復於無。

「小姐你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嗎？知道這是哪嗎？小姐你已經昏迷一天了，請回答我，小姐？」

「許清嫻，醫院。」

「生日是甚麼時候？」

「九月十二。」

「知道這是誰嗎？」

「媽媽。」

眼睛終於能睜得比較開了，視野卻一片模糊，像黏液覆在瞳孔上，只能看到周圍的一些色塊。

椅子旁的點滴架看著我。

玻璃再次吞噬我的全身，毫無裂痕。

註一：此句出自動漫《JOJO 的奇妙冒險》

註二：魔法少女的日文音譯，此句出自動漫《魔法少女小圓》

註三：動漫《東京喰種》中，喰種的味覺跟人類不一樣，吃人類食物會很反胃，只能以咖啡與人肉為食。